楊忠烈公文集

楊忠烈公文集卷二

觀陽李贊元望石甫校定
閩中鄭觀吉賓侯甫
雲間陸鳴珂天藻甫
仝叅訂

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漣謹

題爲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欺
君藐法無日無天大負
聖恩大干

祖制懇乞大奮
乾斷立賜究問以早救
宗社事職惟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其在
內廷祗供使令洒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
惟以循謹奉法爲賢
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横恣縱王振劉瑾
其人旋即誅戮故
國祚靈長至今豈意

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
朝常罔
上行私傾害善類損
皇上堯舜之令名釀
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衆
朝端爲威劫無敢指名糾參職實痛之職前以兵
科給事中親承
先帝之命輔
皇上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亦畏禍不言是職

自負忠直初心并負風紀職掌負

皇上起職田間

特恩他日何面目以見

先帝于在天謹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爲我

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淨身貧入

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

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

恩禮原名進忠改

命今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爲奸賢不敢爲

惡哉乃初猶謬爲小忠小佞以倖

恩旣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

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參酌權

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專

擅

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

眞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僞誰爲辨之近

乃公然三五成群勒逼講讓政事之堂幾成鬨

市甚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

片紙殺人

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渺小以致閣臣欝欝

嘆悶有堅意求去者壞

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冢

臣周嘉謨同受

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

御手首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于松棚下義斥鄭養

性立寢后封以清

宮禁

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于剪巳之忌

不容

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

先帝彊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

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愼行也明萬

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

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至今求南部片席

不可得顧于護黨氣毆

聖母者之入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是何親

于亂賊何佻于忠義偏不容

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

年功在

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淸修如

鶴忠賢一則使人喧嚷于堂辱而迫之去一則

與沈漼交搆陷之削籍去至今請一役職起用

不可得顧于悉媚善附之人破格點用驟加一

品以歸是眞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者爲惡

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

朝之直臣大罪四也
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
孫慎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
生宰相乎妄預
金甌之覆字竊作豘座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於
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推皆點陪一以
益枚卜點陪之參一以伏借用爲逐之奸致一
時名賢不安俱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
之機權大罪六也

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鄤熊德陽
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賈繼春等九人
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
恩典竟阻
賜環長安謂
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
廷之臣子也上年
皇上南郊之日傳聞
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

皇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巳驕横狀謀之私比託言絲
病立刻掩殺是
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
裕妃以有喜傳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
附巳屬其私比揑僞無喜矯
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
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
裕妃幸存安知不爲堯母是
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

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
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爲飛星
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
皇上麟趾關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
此是
皇上亦不能自保其第一子矣大罪十也至于
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危感
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
登極一月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

皇上倉卒受

命擁衛防護安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

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

旨掩殺于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伲王

安而實敢于伲

先帝之老奴與

皇上之老犬馬而略無顧忌也此後内臣誰復肯爲

忠義者其餘大小内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

不知其數千百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廣願奢

今日討奬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

王言屢褻近又于河間府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

雕龍干雲揷漢築愁築怨飲恨吞聲又不止于

塋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

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廕錦衣明日廕中書金

吾之堂口皆孔矣

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

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

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亦甚褻

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膽粗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
皇親家人數命矣共枷號家人者欲扳陷
皇親也共扳陷
皇親者欲動搖
二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護持言官極爲糾正椒房之戚久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猶借曰禁平人關稅也艮鄉生員章士魁卽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窰傷其墳脉託言開鑛而死矣假

令盜
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
鑛大罪十五也王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眞
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
拏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
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衿
赤碧之氣先結于璧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將
無怨恫大罪十六也未也而且明懸監謗之令
于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

工言工忠賢徑停其歷遷使吏部不得守其銓
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險邪因之以偷換手眼
那移陞敘致士樸卒困頓以去于以成中官之
尊大得矣而
聖朝則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而且將開
羅織之毒于縉紳矣北鎮撫臣劉僑不肯殺人
媚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
削籍明示
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意旨不可不遵將

使羅鉗吉網然後快心于以彰忠賢之威焰得矣而
國脉則何可祟此蘊毒大罪十八也未也而且示移天駻日之手于
綠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
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諭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論又再襃
王言幾成解訓無論玩弄言官于股掌而
皇皇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

皇上爲何如王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厰原以緝
奸細緝非常非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
寧而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傅應星爲之
招搖引納陳居恭爲之鼓舌搖唇傅繼教爲之
投匭打網片語違忤則
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挐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會
閣知不理閣揉而應星等造謀告密猶日夜未
已勢不至與同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者當
年西厰汪直之横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尤

可駭者遊事未靖內外戒嚴東厰訪緝何事前
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貨往來忠賢司房之家
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
一旦兵逼城下忠賢固爲首功之主人矣其發
銀七萬兩更創肅寧縣新城誠可作何爲瀎藏
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
更可恨者王者守在四戎
祖制不許內兵郎四衛之設備而不撫原有深意忠
賢謀同奸相沈潅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黨

交互盤踞其中且安知其無大盜刺客東西不逞之人寄名内相家丁倘或伺隙謀亂發于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爲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結肖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姪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二也且

皇上亦見近日忠賢進香涿州之景象乎鐵騎之擁簇如雲蟒玉之追隨耀日警蹕傳呼淸塵墊道人人以爲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改

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雙遮則已儼然乘輿矣
共聞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
時自視爲何如人想只恨在
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殛之
矣大罪二十三也
皇上更不記前日忠賢走馬大內之氣象乎寵極則
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馳馬
御前
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

聖恩寛厚忠賢不自伏罪請死且闖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皇上果眞有此事奈何養虎兕于肘腋間乎此又寸斷忠賢不足蔽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招祭與長安之共傳共見非出于風影意度者忠賢負此二十四大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既畏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

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
之徒或扳附枝葉或依託門墻或密結居停或
投誠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
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
立見間或
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客氏爲之彌縫其罪戾
而遮飾其回家故
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

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卽大小臣工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

其不知有

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

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

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

宫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卽章奏

之

上反覺

皇上爲名忠賢爲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一切票擬必忠賢旣到始敢

批發嗟嗟

天顏咫尺之間不請

聖裁而馳候忠賢意旨于百里之外事勢至此尚知有

皇上耶無皇上耶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祚

聖明屢行譴告去年以熒惑守斗告今年以長日風

疆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

乾淸之震尤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

聖明偶不及覺察反加之恩而忠賢益愍不畏死更

甚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授

主勢益孤及今不爲早治職不知

皇上之

宗社何所託

聖躬之安危何所託

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託而如此毒心辣手膽横已

不能爲下意棘必不肯容人即普天共戴之
皇子
元良託重之
貴妃能保時得其懽心而不犯其所忌職又不知
貴妃
皇子之安危何所託萬一少有差池職即欲以死
報
皇上亦復何及伏念
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

何爲受制么麽小豎令内外大小俱坐針氈之
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職在兵科時曾衆及進
忠名在
御前益實有見于忠賢狼子野心不可繫遏不意
聖明斷之不蚤養成今日倘復優游姑息再念其隨
侍舊人客氏又從旁巧爲營解不即加處治小
不忍則亂大謀臣不能爲
皇上策矣
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内侍以久侍

內廷從容言及政事

上耶日斥遣隨諭群臣曰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

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預

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

不可姑息决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洋洋

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况忠賢欺

君無上罪惡積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

皇上大奮

雷霆將忠賢面縛至

九廟之前集大小文武勲戚
勅法司逐欵嚴訊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
進
祖宗法壞
朝廷事失天下心欺
君孤恩非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共奉聖夫人洛氏
亦務
勅令居外以全
恩寵無復令共厚薪

宮中其傭應星陳居恭傅繼教并
下法司責問然後布告天下暴其罪狀示
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徑已塞如此而
天意弗回人心弗悅內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
請斬職以謝忠賢職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
容職然職不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愧
皇上堯舜之令名卽可以報命
先帝可以見
二祖

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
兩朝特達之恩知于願少酬死且不憾惟
皇上鑒察一點血誠即
賜施行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漣謹

題爲內批屢降空國形成謹昧死上言懇乞

聖明慎操威福以存

國體以愛人材以維

宗社事竊惟生殺予奪

帝王御世之大權也是非可否士君子持身之大義

也權之所在

人主可以行令義之所在匹夫可以行意是故書曰

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心必求諸非

道記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

之言

帝王不可以意爲喜怒也況乎喜怒不出于一人之

意而在旁在廷各以其意自爲喜怒哉東廠太

監魏忠賢怙勢作威朋奸亂政四年於茲先是

滿

朝大小臣工交章請歛

皇上不即震怒貸以不死且爲之杖御史林汝翥矣

且爲之殺屯郎萬燝矣廷臣方欲赴

闕叩閽以求

聖心轉悟伏念齒馬投鼠事不可磯隱忍包含俟其

悔禍數月以來寂然靜聽而忠賢亦稍自斂戢

閣中傳宣漸稀方幸其洗腸滌胃嘉與自新詎

意包藏禍心乘間報復借題山西巡撫一事大

發難端降吏科都魏大中矣文選員外夏嘉遇

矣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上疏自

列勒令回籍矣併降升救科臣沈惟炳矣又降

升救科臣許譽卿矣數日之間內降斜封屢見

疊出問之閹臣閹臣不知也甚至

旨下而閹臣猶然不知也且公然大言於衆曰不知

何妨也是何忠賢大膽如此極哉彼不過托旨

聖怒云耳夫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法度者

祖宗之法度也

皇上亦在

祖宗法度之中即欲私喜一人私怒一人不可得柰

何

皇上不自爲喜怒以忠賢之喜怒爲喜怒哉忠賢又
不自爲喜怒以外廷之恩怨爲喜怒哉從此
絲綸不必設閣臣黜降不必設部曹是非不必設臺
諫止憑忠賢一手躬定大平而附忠賢者不得
志於淸議日借助於忠賢日夜圖謀瞎進百官
之圖明註黨人之籍又爲之激怒曰某某將不
利于伊也此輩好名多捨不得官更捨不得死
不怕不怕不杖不止來一個處一個再打幾個
看取無入敢一開口忠賢膽悸心驚認以爲真

遂寶其言以爲聖書不問世間何者爲善但與
我善者即是善人不問世間何者爲惡但與我
惡者即是惡人朝取一人焉而逐之暮取一人
焉而逐之始猶小臣漸及大臣矣始猶斥逐漸
及殺戮矣秖知快私人之忿怒不顧損
皇上之盛名秖知恣一已之兇横不顧剝
宗社之元氣臣恐
祖宗二百餘年培養之人材不堪忠賢一朝之芟刈
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不當忠賢一朝之斷送也忠

賢又勳稱

皇上法世廟初政以恐赫士大夫夫

世廟躬攬乾綱首定大禮其所議之禮政

宗廟朝廷之禮也羣臣爭執

聖心仁孝具在明倫大典一書而當年譴罷各鎮守

終

世廟之朝絕無內官干預政事而嚴氏父子專擅終

不能保其身

皇上若夔檗

肅皇帝則忠賢之頭顱正不知安頓何地乃欲
皇上以暗殺爲法祖是何敢于欺
皇上並誣
肅皇帝也此非忠賢之言也從來小人誤人家國必
先比附中官中官專權亂政必先驅逐言官擯
除大臣驅除擯逐必先借徑內批借徑內批必
先挑激
聖怒挑激
聖怒必曰朋謀結黨及天下公論不服人主往往代

爲分過曰親裁曰獨攬又援引前代之異事而

同名者以箝制天下人之口自古及今如出一

轍葢用忠賢者誤忠賢而忠賢誤

皇上也即如本朝王振汪直劉瑾等其所口啣者何

嘗不曰

聖怒不曰結黨而壞

英宗武宗令名者即此三逆豎也而宋之司馬光范

仲淹程頤朱熹等豈非當時皆誣以黨人者哉

後世之公論何如也當我

神宗時攻張居正者指爲黨其後攻王錫爵申時行者亦指爲黨先臣魏允貞亦其一也甚而

先帝在東朝且有以爭冊立爲黨者夫不黨

先帝將黨何人乎今之致位公卿者非其本身即其子孫大抵皆當日號爲黨人者也若使當日無忠義諸臣黨護

先帝于心危患深之時但畏禍占風比同三王並封之奸相

陛下安得有今日乎然則黨人之名亦何負于

國惟奸人借之以欺主公善類耳朱熹有言學相當以分別賢否忠奸爲已任合天下之人以成天下之事不惟不疾君子之黨而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爲之黨又將引其君以爲黨而不憚臣竊謂至此未嘗不歎息而流涕也今之善黨者不黨權閹則黨權相耳彼其嘘氣成雷聚足撼岳觸必碎而犯必焦故人樂黨之

若夫從

宗社立心從

君父起見癡愚冷落迂腐拘攣人皆指爲怪物曾無蜉蚍蟻子之援可用立于根本之地未啓口而先陷胸逐秋風而捲敗葉此固天下至孤而可憐人也而横以黨目之乎然則必衆

朝盡黨忠賢而后謂之不黨乎今日之事在南星幸不爲尹旻焚能幸不爲王越大中等幸不爲臧縉獨惜當汪直時除商文毅外劉珝獨能面斥王越曰汪直行事若公道

朝廷署公卿大夫欲何爲珝非其人也猶能爲此言

山今觀之翊亦不可及也已嗟乎直道難容治
修不免憲臣不許持憲禮官不敢言禮兵垣不
敢言兵職方不許言將忠諫謂之嫉擾深計謂
之疑猜公正發憤謂之朋黨此自叔季所不宜
有之事而叠見之
聖明之世臣實痛之臣備員九列待罪風紀附意順
旨諂
主不義辱職負官莫此爲甚謹冐死上言伏乞
皇上留神省覽法

祖宗之懿美全堯舜之令名以票擬還內閣以黜降還部曹以是非還臺諫即貸忠賢以不死乞嚴加戒諭令其小心謹愼保全恩寵長守富貴毋代人操刀揑作威福自取罪殃并戒附忠賢者倘冰易敗鑄錯不成棄灰之罰將自及崖州之路勿自開臣雖以愚戇獲罪亦所以忠皇上而報
二祖十宗之職分也

兵科都給事中臣楊漣謹

奏爲

君恩太重臣分難勝引義自安仰祈

聖鑒允歸田里以答淸

朝以全微尚事臣楚鄙豎儒荷蒙

神宗皇帝拔置諫垣本年八月當

先帝初登大寶陡膺危病之時臣痛念

先帝毓德

靑宮憂危艱苦垂三十年仍一旦禍發于女戎不十

日命危于奸豎宿毒蟠據于再世九鼎孤懸于
一綫殆哉岌岌乎此臣子致命報
國之秋也臣是以有發明
聖體違和之自一疏自分妄言官掖指斥陰邪禍
當不測乃蒙
先帝過垂採納特賜
宣召以一介小臣徼
主知于病榻委頓之時蒙
特賜于末命彌留之日三生自託爲奇遘千載亦誇

其殊遇臣即捐命誓死粉身碎骨亦何足以酬
天地之高深而報優渥于萬一也哉乃因前月
備述移
宮始末一疏復蒙
皇上特諭謂臣言極公極正極真極切且有志安
社稷忠直可嘉之褒夫移
宮一事本末甚明加以
聖諭諄諄備言宮闈凌逼之根因詳及恩禮篤厚之
次第

皇上之量同天海而孝隆唐虞既已昭揭千古矣乃
微臣于此則有大不安者三臣發明移
宮之故祗以疑關禁近事恐傳訛垂簾之秘事未
聞入井之頻言嘖起不得不洗發一番使天下
後世曉然知
皇上所以善處家人骨肉之際危疑恩義之間而已
乃旋荷
綸綍之褒過徼忠直之譽使臣區區發揚
主德之苦心反爲誇詡臣節之左券臣之不安一也

當
皇上繼離出震之時諸臣共有防微慮隱之意留貯
首請
御文華殿受羣臣嵩呼者部院大臣周嘉謨等也初
出
乾清宮暫居慈慶之日捧
皇上之右手者英國公張惟賢也捧左手者閣臣劉
一燝也臣不過從諸臣之後如同舟遇風之人
與長年三老蝸蹶呼號相應和而已乃以微爭

之故獨受忠直之名俯慚甲末豈可掩入于朝

仰藉清平何敢貪天爲力臣之不安二也以

祖宗二百餘年之厚澤兼

先帝三十餘日之深仁宮禁自就肅清

社稷有何虧虩而

聖諭以志安

社稷爲言君幸有子不必必憂杞國之天而臣獨何

人乃言手捧虞淵之日受友朋之虛譽猶謂過

情叨

君父之寵嘉能無深愧臣之不安三也臣受
皇上之恩最重最深而負不安之心又最真最篤臣
今日引分省循可以仰報
皇上俯全臣節者惟有決去一著而已夫以安
社稷爲悅臣兒童讀書時卽知慕之而人臣立
朝又豈有反以忠直爲諱者又况移
宮始末了然在人耳目自有
聖明之特知在臣亦有何愧怍有何疑沮而必于求
去也哉祇緣臣生來蒲相蠢具直腸以賦命窮

蹇處世骯髒之人而際
兩朝知遇之隆被
聖明奬諭之過人世之願望與書生之福力至于此
極矣今日捧載錫之
恩綸披上方之文綺賚
兩朝之賜金歩歸里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親友入教
子孫以彰
君寵以圖世報豈俯仰之皆覚對詩書而甚快即不
幸身先犬馬塡溝壑持此二字以報

先帝于在天見先臣于地下臣可以瞑目安寢且可以笑龍逢比干當年遭遇之窮矣若乃因循係戀日復一日或不免借

主眷以梯榮挾孤忠以固寵則臣之生平自許謂何臣之向日憤爭謂何始奮鷹鸇之逐而終甘鴟鼠之嚇陰懷蠅蟻逐羶之情而陽附狗馬戀主之跡則豈臣之所以自處而亦豈

皇上之所以畜臣也哉夫人臣報主不同有以居官奉職爲報者有以辭官謝職爲報者使臣居官

奉職一身之識力幾何一事之治辦幾何若臣一去焉貳者知止可以風頑鈍能退可以省議論一身之去不過鴻毛而一念之所全不獨在已此又臣惓惓去國之深衷所欲自效于陛下者也臣無病不敢以病請皇上不罪臣臣不敢以罪請惟有明微薄之心跡乞浩蕩之恩波放臣爲懸流勇退之人同無機無忌之山農野叟歌咏堯天舜日于無窮而已除臣本科印信封付在科聽臣同官題

請罷管外臣齎本赴
文華殿門叩頭畢移出城外候
旨伏乞
聖明鑒臣之愚赦臣之罪放歸田里臣無任戰慄感
激待
命之至奉
聖旨人臣隨分盡職何必過爲引避楊漣著照舊供
職無得輕率自遂該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楊漣謹

奏爲恭謝

天恩寬宥瀆陳薄福災生終懇

聖明允放歸田事臣本月十九日奏有

君恩太重臣分難勝引義自安乞歸田里一疏卽于

文華殿門叩頭出城候

旨自分職守攙譏無辭斧鉞嚴譴已束身荒寺恭候

處分今奉

聖旨人臣隨分盡職何必過爲引避楊漣着照舊供

職無得輕率自遂該部知道欽此自

天有命霜嚴其寶春温無地措躬

褒被更深鉞凜何敢冒昧再有瀆干但臣前日拜疏

之時切念一介書生七品郎署耳

兩朝之寵遇爲不世之

褒嘉甘棄

清朝趦言歸里

寵顏日表知再覩以何時

天澤春賜恐得報其無自深惟古人禁闥愛君之念

俛思臣子狗馬戀主之忱已不覺心淚俱枯形
神欲絕及出城之後同
朝同官諸臣肩摩踵接相責謂臣受
恩特重無故引去非忠復有
先朝忠直老臣執手大義勗勉諡言
先帝當日艱苦之狀感念
皇上此時孤立之情彼此流涕交頤哽咽無言以別
而臣神情當魄竟悅焉如失矣再當夜氣清明
忽其心口相問

君父無逃之分彼寒蹇雪案尚思博一第以致身忠
義不欺之心即斥逐天涯且冀得生還以圖報
乃不老不病恐心忘
新天子之殊恩竟若喪若狂無故效小丈夫之行徑
耿逆師父之酖呵宛轉生平之期許圖廻未報
之恩知反疑朋友之責備幾回酸楚幾回感痛
幾回汗浹窗月照心循床痛哭又不覺聲盈而
繼之以血也遂爾精神恍惚床屋若旋目皆有
怔忡之病既發覺焉如擣此真禍過之災生即

欲服官以無益臣向無病不敢虛以病欺今病

矣又何敢不實以病告臣無病而請去安得有

病而願留

皇上以臣無病而責之留以臣有病而放之去則

君臣始終之恩義等天海涵肴之高深矣伏乞

聖明仍憐臣之愚赦臣之罪俯

賜恩旨早放歸田縱麋鹿于山林覆犬馬以帷蓋倘

得倖餘視息猶能與子孫祝賚

聖恩于萬年也臣無任感戴皇仄待

命之至奉

聖旨楊漣既以病請該部酌議具覆

原任兵科都給事中告病在籍起補禮科都給
事中今陞太常寺少卿臣楊漣謹
奏為
君恩甚重臣福難勝冒死乞休以免曠官事臣猥以
草茅荷蒙作養
三朝叨列諫垣殊慙尸位前年怔忡病劇蒙
恩赦放歸田一飯未敢忘
君二豎交侵為祟雖幸視息猶存却已鬚鬢半白矣
本年四月接邸報蒙

聖恩起　臣禮科都給事中闕
命自天感
恩無地若舊痾之未復懼新任之難勝乃于七月內
拜疏告致何知疏方在途未及
上達而
新命已下再擢今銜切念　臣粗知
君臣大義敢懷規避私心未入除書原不萌嗜進之
念再隮
君命實自激效忠之思况

國家多事之時豈臣子愛身之日無奈身與心違
病忽時會造物格人仕路臣亦無如命何爲此
冒昧籲
天懇請休致伏乞
聖恩憐准自此以往之年皆
天地再生之賜矣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專令義男楊祿齋捧謹具奏
聞奉
聖旨楊漣着遵旨前來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原任兵科都給事起補禮科都給事新陞太常寺少卿臣楊漣謹

奏爲宿疾未痊人言偶及

新恩難赴懇乞

聖明俯容休致以安愚分事臣本庸才智力淺短遭時之禍塵忝梧垣碌碌負官無與臣比臣于庚申之歲因病乞歸自分得爲太平之民力田奉母于心滿分足矣

天慈濫被起補禮科復除太常清秩狗馬病軀不堪

驅策仍具疏陳情奉
聖旨楊述着即前來供職不准辭臣扶掖望闕叩頭
謝
恩外隨有部咨催臣赴任前病未痊即擬再申前請
因念內祭在邇當靜俟幽熙不敢煩瀆
天聽今計典告竣罪戾如臣複逃幽黜義當束裝就
道矢竭忠貞仰報
高厚于萬一臣乃小人祿薄命蹇舊病日益纏延臣
繼母王氏年七十有四素弱多病氣息奄奄不

能離臣朝夕雖年初逾艾而蒲柳早衰鬢髮半白杜門山居藥不離口母子二人更相爲命况止足之分臣所宜守古人有言德未爲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臣既無德可稱又無功可紀偃臥田里冐非次之榮循省懷慚辱恩是懼且有人言侵及不敢瑣瑣賓辨仰煩天聽今九列濟濟振鷺充庭去臣一人如鄧林飄一葉耳是以萬不得已哀懇

皇恩勅下該部察臣病苦真情別無規避容令致仕

卽毋子相保得盡天年犬馬啣結期之世世矣

原任兵科都給事中請告在籍楊漣謹揭

職兩年病廢且居𩮘髮俱已半白日惟性命之憂但心圖苟全之術耳不意起用啓事忽及無用陳人多事之際言不出擬于規避言出而幾緣何益補縫軒鶴祇妨賢路一疏乞休病也亦自量宜爾也職既廢閒無與

朝事有人自長安中來但一問

聖躬安否聞從縣報見有議及移宮事者是非亦山中人不必與聞惟是當日公卿疏請後于

慈慶宮前妄有一爭則職也倉卒之際大廷廣衆之

前識腐氣粗事欠周詳語傷忿戾省愆誠有之

若夫臣民

共主久定

祖宗家法自嚴移宮不是奪門遲速間不以寸公言

專言憤言只算得言官一上疏一開口尋常事

從何處著功耶竟移宮中間當有安選侍一道

于事始妥職即日已言大臣當爲有調停及開

居食無慈之後再請酌加

恩歎旋且奉有

俞肯同然心各相成但未嘗另揭一標指以自明明入耳事後種種府疑疑非以事則職人微望淺之故耳職殊愧次當時詥念言官當爭天下是非之介安危之幾不嘗爭一已心跡甘一退以省議論則職乞休之本懷也不意去後猶餘疑端當多事之日又分做正經事時之精神多一番推駁則職之罪滋大職猶言官也不欲裝聾作啞佯若不知冐好官自我之誚職原以不欲

爭而去之言官也終只自愧自訟不多掁辯以
傷不失和氣之雅惟是東西交逆
明主震危舊臣一念恐衷顧當事諸正人君子一德
同心合大精神以安內攘外共襄成中興之烈
山林一陳入耳無與輕重或以爭移宮事生不
能保其身亦不能保其名都能一笑付之以聽
公論不復曉曉再言也

原任兵科都給事中起補禮科都給事中新任
太常寺少卿楊漣謹揭
職以入微府疑自甘屏棄深山共入起補啟事
與臘得驟升今官皆夢想所不及也去年九月
一疏乞休未獲
俞肯武者
廟堂之上猶以職未有大罪不即在永錮之列乎然
亦非引分自安本念也再奉
部咨催職赴任自念內計在即當靜聽幽斥又復

望外及于寬典無奈福薄緣艱宿病纏不脫體
日惟再圖請告不復一問長安事矣四月隣近
有人傳來京報數紙見
郭金谿老掌科與
周季庚老道長相駁有職姓名謂
熊之老舊經臺當日之入關爲職巧羅且謂舊銓
輔𦍑𦍑舊科道𦍑𦍑與職等皆善通王安者夫
封駁之官旣曰羅矣巧之與拙總不足深辯惟
所謂通王安且稱傾害正人皆用是術不知職

在兵垣時通王安所傾正人爲誰夫小人之通
中官非利其薰天之焰以招權卽利其竊柄之
奸以躐進耳果職在事時正有交結之權璫矣
反拋一都科而去不終朝從來有此通中官行
徑否且中官一敗至于不免狗彘之食則其人
之權力可知此而通之亦爲不善通之極矣猶
意職在衙門辱
郭掌科感慨相許當職不敢當直忠之褒出城竟
去衙門諸君子共相挽留職謂不肖之去非有

規避亦非有畏迫也念言官祗當爭天下是非
與關切職掌不當爭一人勝負與一己心跡且當
聖明御極之初我輩亦不宜紛紛辯爭啓輕厭之隙
與武處言官之端卽垣中寅誼從來不薄亦不
宜自我傷和氣之雅畢竟今日一去爲妥
掌科對面深是職此語職去後
掌科猶有幾何好言附于入告不虞遂相忘也以
兩相向慕之人化而一矢加遺職亦祇慚人徹

且不足以孚素交如此非友人僭

郭老掌科雅意謂前日偶有越筆之誤即說舊銓之不是處亦不是指移官則此心幸已相諒第恐中外未必盡知他日伐職者又借

掌科爲口實或非

掌科之意也故一揭明之須至揭者

逮民楊漣謹揭

爲心不欲辯聊一白不辯之心以俟天下後世

事漣今逮矣逮以楊鎬熊廷弼失陷封疆公行

賄賂營求倖脫而漣與左光斗等爲賄營之人

也此事而果有也即顔甲千重不能遮人之共

晒縱喙長三尺安能欺念之獨知如其無之不

見莫須有竟堀殺亦心人也此不必辯者也至

漣之有此一逮也久已自知之而漣之遂成此

一逮也繇來之故天下亦能共知之誰將一人

手掩得天下目又無俟辯者也人之計算此一
逮也封題題目歷得人頭緘得人口可以汚其
名陷其身耳血性男子癡愚不識避忌旣以不
愛官不愛生矣前日無所不掮今日當無所不
聽辯復何為此皆心之不欲辯者也而何以不
欲辯非不敢辯不能辯私心竊有自盟我輩入
告
君父出對天下辯駁執爭只當在
國家大是非大安危不當在一己勝負一身利害

今日之事大獄頻興有無關係有無枉抑會有

任其責者從漣自看畢竟只是身名兩字耳盜

金不辯昔人或爲之況在

君父之前漣所自恨

三朝豢養一念獨盟惡無補于今日

堯舜大有負于

先帝恩知徒作

明時衆臣死且不瞑若夫

雷霆霜雪無非

大恩有何不可安受我思古人罪則歸己此則不辯
之心也但願
二祖十宗實鑒此心天下後世共見此心繼之願畢
矣謹揭

鄭貴妃移宮及

召對併李選侍移宮

兩朝登極始末紀

先帝泰昌八月初一日登極是時漣在兵科附導

駕之末與侍班諸臣近瞻

天顏冲粹無病容也初四日聞不豫初八日聞病甚

十一日固欲出見羣臣則神采大可駭矣長安

傳聞洪日鄭進姬侍八人

帝疾甚駭聞鄭固時侍

帝側命內醫崔文昇進藥藥固下利劑也

帝一晝夜近三四十起遂支離床褥間鄭同李選侍

日以看視爲名邀有封太后旨

諭內閣方從哲發禮部少宗伯孫如游疏請收成命

是時漣署禮科印務擬一疏論列會友人徐儀

少養畫謂

帝旣不豫李鄭交固左右前後皆兩家私人不見周

掌科一二語隱侵及非

天心轉圜周禍立不測君無徒取死且前

旨未見邸傳宮禁事無妄言乃止至十四日有郭王
二皇親遍謁臺省泣訴宮禁危狀謂
帝勢已必不起鄭共李日于
帝左右一圖太后一圖后共免
今上天啓附已看承勒以
先帝要封太后此時兩婦𥂰環弄兩朝于股掌之間
矣諸宮侍俱不得近并傳
今上時亦向人泣謂
皇爹爹素困徤甚今諸奴捉弄如此如何了此猜

聞心膽俱裂嗟夫女戎在側禍豈在明內廷之
膠結已深淮南之謀不寢梁獄之焚何益無謂
禍可言也十五日擬
神宗諡御史左光斗竝相會議因倡言于朝請諸大
老約貴妃侄鄭養性禮請貴妃移宮埋諭鄭養
性辭封太后之命十六日共集松棚下是時九
卿科道勳戚諸臣詞各嚴正而家學周嘉謨則
曰汝姑娘當無他意不過只欲汝守富貴我等
文武在此汝若聽我等言當爲君包管若不聽

我等言胡想亂想如要封太后事誰肯等你做

無論汝前嵾許多說話今尚未乾淨還要不避

嫌疑莫說富貴不可保身家還不可知鄭慧入

也當移慈寧宮而封后之

旨猶有人乎

帝之側也十七日

上召閣部吏科河南道入視疾則聞幾不不得聽曰

食粥不滿盂十八日枚卜何宗彥劉一璟等時

尚欲邀

社稷之靈
先帝有起日十九日從諸大臣再問安後則閉頭目
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旨矣邇乃仰天而
歎曰以千古一見
聖君臣子倘有血心忍坐視其中陰奸以沒不更爲
保護且伏有後毒而噤不發一語謂此天日何
即日草疏二十日奏上自分疏不得達
御前處存臣子一段公論以欬心耳二十一日枚卜
疏錄用輔臣何宗彥劉一璟韓爌等二十二日

內傳錦衣官入有
旨宣兵科并召閣部科道俱意
上且杖[謹]從諸大臣之後入新恭劉一璟韓爌各謝
恩上各諭以國家事卿等盡心目注久之因言朕在
東宮飲食不調至今四五月始愈登極後勞瘁
些又未得靜一靜今大病服藥不効
天語溫藹眞如家人父子閣臣方從哲曰臣等請皇
長子移宮不知何日
先帝曰朕便令他別處去不得科臣說他該常在朕

前語聞目覩　謎筆手指

今上曰他的事都停當了伏侍人都有了閣臣劉一

環孫宗伯言及封李侍儀注

帝曰是事朕有年生育多伏侍又因指

今上曰也疼他不是朕也不封又請帝愼醫藥

帝曰有十餘日不進了冢宰周嘉謨曰醫藥猶第二

義

皇上淸心寡慾自然不藥而愈

上停覩久之曰宮中無甚麽事因目

今上曰哥兒你說一說

上曰宮中無別事先生每傳一傳莫聽外邊閒說此

大聖人嚴指視之深心矣二十六日再召見

先帝音吐猶洪至二十九日召見則謂朕難了國家

事卿等爲朕盡心分憂與朕輔翼長子要緊輔

他爲堯舜之君卿等都用心

先帝又曰朕壽宮要緊閣部大臣共對曰聖壽無疆

何念及此各相慰安哽咽不能語適內帷幄中

一小豎從

上耳語

上搖首不應忽一穿紅婦人張手從

先帝前挾

上入嘈嘈者久之

上滯帷幔間若推之出

上失色忿向

先帝曰皇爹爹要封皇后　漣等爲

上語悉或誤也孫宗伯接之曰

皇上要　李選侍爲皇貴妃臣等不敢不遵命即着

儀注來

先帝漫應之曰著儀注來隨手指語諸臣曰輔他要

緊是日凡三召見賜諸臣酒飯

君臣父子間情殊戀戀河南道長頓造曰

上已疾甚矣戀戀于諸臣若不肯没于婦人手者庶

幾

祖宗社稷之靈得無他故自是太平有道

天子但選侍形狀則幾于無忌憚可駭共相嗚咽歎

詫薄暮始出傳賞燒割各一棹銀幣各有差初

一日五更校尉

宣召急及奔至宮門則聞已

賓天矣攀號莫及哉猶有衷旨痛未獲承矣是時周

太宰張總院李司農等俱在商議安宗社事中

有慮及

今上無嫡母無生母無恩養母子焉一身欲共託之

李選侍者 漣 曰此萬萬不可

皇帝無托之婦人之理且此選侍者東宮時事無間

如非日當

先帝對羣臣特強
今上入復推之出勸要封皇后是何光景無論
先帝四十歲皇帝不能堪鄭貴妃及諸蠱惑毒手且
李鄭交結權既非一朝彼豈能做好事者若
今上一入其手我等恐無見
今上之日以職之見此時急宜請見
今上一見即呼萬歲以定危疑即擁之出乾清宮請
住慈慶宮于事始妥語間三相公到漣向前曰
先帝賓天矣

今上無聖旨可托儲子即在三相公身上此時事急矣宜急入請見

今上即呼萬歲此我朝先達有行之者事不可緩恐到朝食時有變乃促閣部大老趨乾清宮宮閘者持挺固阻不容漣從亂入往來中促相公入

閽者強相阻職大罵奴才

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

皇長子小你們據住門不容宰相入意欲何為閽者卻乃入哭臨請見

今上
上久不出再四請乃得見共呼萬歲
上連曰不敢當者三諸臣請初六日吉登極并一面
封選侍父之
上曰從容方相公言社稷為重初六日登極再不可
緩又請
上乃曰擇吉涖儀來看因請
上乘乾清宮門首諸臣請到文華殿受諸臣嵩呼禮
畢導至慈慶宮頃奏事中宮恭擁

上行交付輔臣劉一璟捧左手英國公張惟賢捧右
手諸大臣簇擁以行甫到中宮諸璫從殿閣內
出者共喝你每拉小爺那里走急請回宮爺小
害怕因欲奪
上入璉因喝之曰胡說
殿下是我等主我等是
殿下臣子四海九州都是臣子
殿下怕甚麼共擁
上行過乾淸宮門西向坐諸大臣叩頭慰安訖因請

登輿擁到文華殿

上仍西向坐諸臣即殿內行五拜三叩頭禮嵩呼畢

擁入慈慶宮

上謁孝端皇后靈几閣臣劉一璟奏曰乾清宮尚未

淨請

殿下暫居此令李選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宮吏部周

嘉謨奏曰今日

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托重出入不宜輕易即在乾

清宮行大小殮與朝暮哭臨須臣等到不則請

駕

無發

上首肯中間有欲奏某中官好某中官好者漣曰

殿下自有主張不必諸臣指報但汝等中官受

先帝及

皇祖恩遇當赤心報國一切外邊事在諸大臣一應

調護

聖躬防禦出入是在內諸臣事少有差池責有所歸

諸臣乃退是時又有言選侍封事者臣曰

上思父則封思母則不封思
先帝二十三日几前言則封思二十九日對諸臣辱
先帝事則不封我輩都不必與且從容講因議及登
極日期有欲移入初三者又欲卽移本日午時
者葢各因名位未定慮有他處臣前進臺臣顧
造曰今日是太平時節如何作亂離事況無嫡
庶之嫌並長之防父死之謂何含殮未完表箋
未上豕冕受朝書之史册未安畢竟含殮與成
服畢群臣上表箋

殿下謙讓再三乃成正始又有謂事甚危疑今日登極于事穩于心上得安臣曰今日之事只在處之安與不安不在登極與不登極處得安節襁褓何妨不安儻有做了皇帝有事者議乃定先是宮門未容諸臣入是時宮門開諸臣自外入者各言中外洶洶危疑在呼吸豈容遲遲作太平時事耶今夜誰與

皇長子同卧起者或言社稷重喪禮與儀文為輕稱引俱是遠見因呼中官宋某令奏宋曰今

上少說話一便一二便二初六吉日已奏過了不宜
更改那移臣曰但奏言在外諸臣百姓欲請
殿下今日卽登極以慰中外人心奏入
上弗應徐徐曰今日也畢了大小殮未完還照舊擇
吉行
諭傳出是時諸大臣共調外廷文武各已備朝報卽
傳侯
駕于慈慶宮前行嵩呼禮亦可乃傳未及至外
上已出乾清宮嵩呼者不及百人漣從諸大臣出過

文華殿朝服諸臣各變形怒色而僕少徐養量

臺臣左光斗直唾漣之面曰胡以主張今日不

登極倘有不妥汝㰍肉足食乎漣如芒在背無

穴可入悔先之多言矣手字屬錦衣駱思恭謂

必精鍊得當入稽防内外出入而又不得多爲

聲色以亂人耳目駱旣領畧意中事乃與左侍

御從周太宰剿旁語以逐侍無恩無德之故及

必不可令同居周乃草請移宫公疏左有单疏

初四日旣得

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謀必欲挾
上母子同宮且欲垂簾稱制及挾處左光斗等語甚
悖是日漣等候
駕尚未出有一中使從麟趾門來漣迎之曰選侍移
宮否其人答曰莫講移宮了母子一宮好如何
要兩處住李娘娘惱得狠今日請
小爺講明白同住并欲問左御史武氏之言如何說
漣語之曰此說不過我幾乎錯了
殿下在東宮是皇太子今是

皇帝選侍非太后如何召得
皇帝卽封太后太妃是要
皇長子封諺云要飯吃莫觸惱火頭今日事君幸奏
知選侍好好歡喜順
旨務宮後日等我輩與他奏請封號若多抗據惱了
未便且
上十六歲長矣他日卽不奈李選侍何君此身安頓
何處怒目視之共入選給事中惠世揚御史張
潑入東宮門駿傳曰今日選侍要宣

皇長子講話亟旋處左御史汝等何尚安然如此漣

曰無之出自皇極門則有九卿科道共言當上

公本相爭未果初五日傳問欲至初九十二始

移漣急促方相公曰

上明日登極矣無復任東宮之禮相公當上揭惡促

移宮方相公云到初九十二也罷漣曰但若

上無任處如到乾清宮前日以李在而出今李仍在

而入何如前日不出方曰就在東宮任任無害

漣曰前日以

皇長子而就太子之宮可明日爲
天子矣以避侍不移宮而退居太子之宮世間那有
天子避宮人之禮且此乾清宮自
祖宗相傳是
天子之居即
聖母在止當居坤寧宮太后居慈慶宮避侍何人而
抗
旨占住乾清宮不移豈以
皇長子在宮中是他撫所過的前日是

皇太子今日是社稷臣民之主矣郎
兩宮聖母如在庶宗禮夫众亦當從子伊何人者而
敢爲欺藐如此世界反了將諸璫中有言屬
先帝舊寵從容也罷璉曰諸大臣是受
先帝顧命者
先帝自欲先傾其子豈有先傾其嬖媵之理便請遷
侍到九廟前去講汝是食
先帝飯的是食李鄭二家飯的須棇我去殺了便罷
不則今日不移宮众不出矣汝等無挾

先帝一時之寵以抗
先帝六尺之孤閻李進忠盜承應庫銀兩幾盡是必
欲盜盡乾清之寶乃已耶乎論辯徹
帝座上遣中宮傳 漣 等出即令移宮李果即移宮李
進忠劉遜劉朝等并以盜藏被緝閣部調
社稷有靈選侍既移宮明日
上乃正乾清宮矣 漣 因從諸大臣後曰選侍不移宮
非所以尊
今上既移宮又當有以安選侍須令諸大璫好生照

應其有贓証罪當已討矣無因此使中官取快
私忿又所以安反側子是在諸臣調停是夜大
霖雨明日五更大晴齋占氣者見紫氣非雲非
霧擁日而出
上升殿天清氣朗萬里一碧先是陝西撫臣奏黃河
清五日中外臣民共相引慶曰太平有道
天子
泰昌元年十二月

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奉
旨爲民今被逮楊漣係湖廣德安府應山縣人謹齋
心虔告於
宋純忠武穆岳王之神曰惟
神萬古精忠兩間正氣高山仰止凡士而識字將
而枕戈者莫不穪嘆以要鉞之明訓以刻礪其
心烈日當空武忠而被謗直而蒙誣亦莫不引
皇天后土之忠言以除祈一鑒如漣屋漏内省循知
無足比數于前賢而忠愛獨盟則不敢自同于

末俗萬曆四十八年當
神祖賓天之後
先帝不豫之時
今上未冊立及初
登極之際一倡議鄭貴妃之當移宮與當酢封后一
力爭悍妃之不可以托付
少主與不可抗拒
乾清總之非杜漸防微之公心則亦
王汭褻之獨念也此一點血恍如爲官爲名可以逃

人耳目必不可欺

神明鑒天啓四年見司禮監魏忠賢與乳母客氏表

裏爲奸太阿竊弄印

帝子帝妃可以生死任情

天語天意可以喜怒惟意目已無君漸豈可長此謹

義不能恐聲罪糾參明知彼虎不可撩遘禍不

可試祇以當日

滉几惓惓安可今日同人默默庶幾博浪一擊萬一

宗社有靈令忠賢稍知主僕之分不至謂外廷無人

漣亦可以盡此臣子忠心無但騙
朝廷官做也不意微誠不足濟事孤直反以厲階播
惡同氣同鄉削籍空國空器今且横誣以爲有
贓私並指前移宫事爲逼王安罪祭父子長途
亦炎蒸背聞者見者不免傷情漣則謂自古忠
臣受禍者何獨漣一人即如
武穆王何等功勲而莫須有竟殺忠良何况么麽直
言如漣此行定知不測自受已是甘心但所恨
者人借漣以結内外之歡因借忠賢以快恩讐

之報如劉一爆周嘉謨等之削籍如左光斗魏
大中等之踉蹡徒傷
明主手滑之威益亂
祖宗干政之制漣一身一家其何足道而
國家大體大勢所傷實多且恐積威所刧臣僚媚竈
如趨而積勢所成權奸騎虎不下
九閽俛已雲深舉國盡爲舌結氣沮攸關有不忍言
者惟是仰干
神聖大顯

威靈默牖
帝心少戢兇焰無枉陷無辜於羅織猶少廻
片照於蒙霾雖八千女鬼亂
朝綱之憾若氣數有司而一轉氷霜成雨露之仁
則惟
神造化千秋廟食知不忘憂
國之心一寸蟻衷定俯
鑒愛君之血至於逆之受誣原以甘心不辯但事在
追贓無論名節貲斧已爲衆湊盤產不滿千餘

何以成不疑之長者將無累叔敖之子孫與言

及此不免痛心不敢不實訴於

神也說者又謂此行已觸死機當更發揮一番漣恐

累臣一疏想不能

上聞而天綱四張亦難以理論徒取

明旨之褻更傷

英斷之明似不如聽之公道爲妥無已則有漣三問

大夫初念極言票擬當歸閣臣用舍當聽銓部

刑罰當付法司中官必不可干預外政庶幾古

人尸諫之意少動時人忠義之心又未知有當

於人臣之義有濟於天下之非否也俱望

尊神明賜一夢以決行止猥瑣冒瀆敢言附于忠義

之下同而亟亟呼搶實切於疾痛之上竊惟

神有共乘胄有以啓之速不勝滌心惶仄待

命之至

枉死北鎮撫司楊漣絕筆書於獄神之前漣以

癡心報

主不惜身家久付七尺于不問矣目前赴逮不為張

儉之逃亡楊震之仰藥亦謂

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故亦日長途踉蹌不脫欲以身

之生死歸之

朝廷且不恐累于今公論與人心天理俱不足憑徒

以怯縮自滅祇取妻子環泣令

明時有身死不明之大臣耳不意身一入都偵邏滿

目即發一揭亦不可得至於如此打問之日汪
文言亦幾審定固不容辯血肉淋漓生死項刻
不時追贓限限狠打此豈
皇上如天之仁　國家慎刑之典
祖宗待大臣之禮不過借我者立追我性命耳借封
疆爲題追贓爲絲徒使枉殺臣子之名歸之
皇上而因我累及之究及于同類然則漣今日尚何
愛此餘生哉叩
九閽不得若求自絕明漣自死非

皇上殺之內外有殺之者速死則嚮我之忿可消而

好生之念或動天下人心猶在公論或伸使

國家無一獄冤死卿貳六人之慘而速亦得上見

先帝於在天訴明當日不忍負

顧命一念至於移宮一事　李選侍於

聖母有氣毆之兇於

先帝有廷辱之惡於

皇上有欺侮之罪如此肆無忌憚豈堪與

沖聖同宮

先帝上升之日大小臣工共議　李侍移出
乾清亦謂乾清非　選侍得據之所遷居別居於
皇上臨政爲便蓋在廷諸臣一念正名分防微漸杜
專擅之公忠耳　李侍于
皇上既非生母嫡母之尊又無撫養保護之素秖一
移宮本分事有何遽犯詎云陷于不孝然則令
日諸臣還當請　李選侍正
乾清可乎抑曰踉蹌出宮無知中官快負怨之私有
之然與議移

宮者何與嗟嗟以誕天育

聖之

國母幾年受其鑴迫至於

皇上母子相訣終天飲恨何窮此在為

聖母辦膳所親見者今在朝寃紳誰非

聖母臣子曾未動念而於

李侍半晌遷移百法千方惋惜無非謂內外欲殺

逝之人砌成罪案曲加楷爲誣謂

先帝三次

召對皆爲封侍飾成遺命之事如此不知
若臣
召對生死交關但惓惓一宫人視
先帝爲何如主乃
先帝絕未嘗有此也初次
召對爲發明遵和以舊病偶發服藥無効令諸臣傳
知中外以杜紛紛之口并
皇上伏侍入都有了與停
太后封事旣因孫宗伯言封

李侍儀注
先帝始言加一名封之故以
李侍生育多伏侍久也非宗伯言之則
先帝語未及此矣二次
召對則君臣相慰藉語未及他事三次
召對則屬二三大臣以輔
皇上要緊及
國家事當盡心分憂至問壽宮後
李侍拉

上入復推出要封皇后

先帝色大變孫宗伯言封

李侍爲皇貴妃臣等不敢不遵

命

先帝但急指

上言輔他要緊者三明示封侍無甚要緊也隨卽舉

倒

御榻今無端謂

先帝於李侍臨危握手叮嚀明加

皇上以蓮逆之名隱加
先帝以內僻之過徒欲快幾人之思讐不顧傷
兩朝之名德是豈可恐今漣已死矣祇存此一段讜
論灑向青天白日爲幽冥聚實者故貿倘仁人
君子不忍絕漣冤死之言有以付之修實錄者
亦臣子所以爲
兩朝名德深忠也然非漣所敢必也若漣二三乳臭
之子驚魂欲散知無能收入家乘矣嗟嗟癡心
爲

國妄趨死路生有累于
朝紳死無裨于
君德虛存忠直肝腸化作萇弘碧血酉為千日白虹
死且不瞑但願
國家鞏固
聖德剛明海內長享太平之福遽即身無完肉屍供
蛆蟻原所甘心不敢言求仁得仁終不作一怨
尤字也而癡愚念頭到死不改還願在
朝臣子共從君父起念於

祖制國法國體大家當共留心卽
皇上處遇侍一節斟酌于潛邸凌
聖母之譽大廷辱
先帝之恩僅綏其名封畢竟念其先
朝舊人撫養
弟妹厚加恩禮於
國法家法可謂衡盡得體仁義兼盡今何忍以罪
一慼不畏死之楊漣盡一筆抹殺若夫泰昌元
年九月中傳

李侍氣毆

聖母與節次無禮等

聖諭此

召方韓劉三閣臣與六部都察院一個公三科道子

乾清宮前面發因方相公言待

李侍有恩禮不必又暴其過惡

皇上親言朕與他有誓當時

君臣相質責意母子相念至情宛然惻然夫豈出夜

半傳宣者今俱以一假字消之謂俱出從旁提

弄又令後世覦

皇上爲何如主謹謝事關大體即語有失次處有欠

妥只當據理據情規正不防存其本色而況乎

其未必多失也又何忍不于

君父母子無解恩怨宮庭當正名義再一深原謎沉

死獄底之人語言亦復何味而人之將死

兩朝豢養一念忠愛恨生前未一發明不忍不於死

時痛心一宜此也雖同

朝諸君子念之若夫家破人離老母無終幼子無

聊債家逼促都非達所屑及亦終不怨天尤人
矣好笑好笑讀書作官人於
國家大體緊關之際只當唯諾從人作秦越之視爲
兩睬之船當事無半句商量背後冷言冷語爲
目前自卸如人計作後日逐人功名地豈不仕
路上大乖巧大便益事何苦癡愚從
君父國家遠念不顧性命身家務欲盡其在我又復
好直觸忤多人使屍無全體誰是獨食
朝廷飯者好笑好笑然吾

師致身家法先哲盡忠典型自當成敗利害不計

乃

朝廷之所以不虛養士也若個個討乖趨勢只戀功

名長久不顧

朝廷安利聖賢書中忠義心上終不敢許即范滂臨

刑欲汝爲善則我不爲惡父子相決之語讀亦

詒子孫何不更勉之忠義而作此懸諸楮人讀

書之念如此堯舜其心至今在是何証據大笑

還大笑但令此心未嘗死白日冥冥于我何有

哉

獄中血書

漣今死杖下矣凝心報

主恩直譬人久拚七尺不復掛念不爲張儉逃亡亦

不爲楊震仰藥欲以性命歸之

朝廷不圖妻子一環泣耳打問之時枉坐贓私殺人

獻媚五日一比限限

嚴旨家傾路遠交絕窮途身非鐵石有命而已

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仁義一生死於詔獄難言不得

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惟我身副憲臣曾受

顧命孔子云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持此一念

終可以見

先帝於在天對

二祖

十宗與

皇天后土天下萬世矣大笑大笑還大笑一刀砍東

風於我何有哉

獄中遺字

易兒見字汝父早未行湘沅之事今無及矣受辱受苦但我原非護熊者曾有字與左言熊必誤遼事我輩萬無保他仍作經略及事敗我削封疆爲重何辭不死熊君恨欲殺我此豈受賄爲營脫者今同鄉某入之子因其父不得韻開撫極力說詐謂我指徐疏爲雉鳥豈能知鳳遂致徐恨以致徐深恨成此寃獄苦矣今亦無怨但此心不明於同鄉人耳